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第一七〇八號

本日中張計二頁售銅元六枚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寄送優益之報紙

九和堂國藥

現遷靜安寺路卡德路口照常營業贈診 後方送藥代客煎藥電話三六五七一

陳曼禪 八時至十二時
黃宗禧 八時至十時
楊保岐 十時至十二時
李渡生 一時至三時
郭少柏 一時至三時
陳秉衡 三時至五時
唐景韓 三時至五時

錦江川菜 十五日復業

地址 華格臬路三十一號

電話 八三〇四〇 八三〇四九

文化界名流將赴國外聘問

蔡元培等洽議中

（本埠訊）據悉：文化界名流蔡元培、孫宋慶齡、胡適之、張伯苓、張志讓、劉湛恩、黎照寰、章乃器、鄒韜奮等數百人，頃正協議，赴歐美各國聘問，俾即宣傳敵日暴行。中委李石曾氏來電，願以私人資格，補置一切。

張北收復

平漢綫日軍總退却

平郊已起混戰

民團便衣隊紛起游擊

日軍向北寧路綫集中

（本報保定十二日下午三時急電）華軍在平漢綫軍事，今日有長足進展。各地便衣隊及民團，均已揭竿紛起，僞軍亦多先後反正，從事游擊戰。李守信部反正後，李本人已被日扣押，所部已將張北收復。並毀日機三十架。

（本報保定十二日下午三時急電）北平四郊，自昨日起，已成混戰狀態。昨日平漢綫左右翼日軍，均撤至北平四郊與北寧路集中。增援華軍便衣隊及劉桂堂部，已取得密切聯絡。平郊民團多奮起助戰，日到處被擊，死亡甚衆。

（本報保定十二日下午四時半急電）據前方拍來捷電聲稱：平漢路華軍之先鋒部隊，今晨向前挺進，越良鄉，將長辛店車站克復，日軍係昨夜退去，曾將沿綫路軌，全部拆毀，涵洞亦多被炸。路局已急派工程車多輛現已到達，現正趕修中。門頭溝華軍便衣隊，非常活躍，日軍被擊斃命。

（本報濟南十二日電）今晨五時，日軍入青縣，由站向興濟華軍陣地，發六七十炮。華軍當亦還擊，日軍始停，津浦綫華軍正反攻中。

（本報濟南十一日電）（遲到）自昨夜以迄今晨，中日軍血戰達十數小時，興濟北鐵橋涵洞路軌，均被炸毀。華軍在興濟佈新陣地，扼險堅守，並向沙河橋增援，襲擊日軍後路。

（本報濟南十一日電）（遲到）馬廠及左右兩翼中日軍昨血戰，竟日未停，日機二十二架，在馬廠青縣一帶投彈二百餘。馬廠站及宋官屯均成一片焦土。又日大炮飛機猛攻城河。現華軍某旅，已衝出重圍，到達青縣附近某地。

（本報鄭州十二日下午六時五十分電）鄭州各界抗日情緒激昂緊張，今晨七時舉行市民抗敵示威遊行大會。參加民衆達萬餘人。遊行之列隊，計長達里許。抗日口號與救亡歌聲，響徹雲霄，市民鼓舞興奮，得未曾有。其中有巡洋艦兩艘，當時着彈起火，焚燒甚烈云。

華軍迫近北平城

日機轟炸門頭溝

（同盟社北平十三日電）門頭溝西方山嶽地帶，有華軍建築強固陣地，連日反攻日軍，並伺機赴平漢綫方面平地。日空軍於十二日下午三時半出動，轟炸該地陣地，華軍亦盡力應戰。

陽高大同間戰事激烈

（快訊社南京十三日電）據關係方面接前方消息：平綏綫上之中日軍，十二日在陽高與大同間激戰甚烈，日軍飛機卅餘架助戰，並飛聚樂堡、大同及附近各要地轟炸。惟華軍仍固守原陣地，晉綏增援部隊已有大批開抵大同，日內可望將侵入晉北之日軍，驅逐出境。

日巡洋艦兩艘着彈起火

（本報特訊）連日中國空軍，迭起夜襲，傍晚以後，浦江日艦，輒起騷動，高射炮頻頻開放，密如連珠，俱足表現日艦手忙脚亂之情形。昨夜中國空軍，復又乘夜飛來，在浦江上空翔數匝，即開始向江中日艦投彈轟炸，投擲標的極爲準確，日軍損失，更爲慘重。今午據中國空軍總部報告：停泊楊樹浦江面之日巡洋艦二艘，於昨夜華機投彈轟炸之際，被炸起火，受傷甚重，華機見目的已達，始各安然飛去。

（中央社）中國空軍於昨晚七時二十分及十一時半，兩度飛滬襲擊日艦。據此間官方接到之報告：浦江下游有日艦多艘，被炸受傷。

日艦昨砲轟閩海三都澳

（同盟社馬公十三日電）馬公要港部當局發表：謂日驅逐艦，十二日上午十一時，砲轟霞浦港（在福建三都澳）突角之華軍陣地。

日機炸惠州

（本報香港十二日電）（遲到）日機六架，今晨飛惠州轟炸。華機一隊，飛往迎擊，日機投數彈後，即逃去。機場略損。

方振武抵粵

（本報香港十二日電）（遲到）方振武今晨乘輪抵港，稍休息後，即取道粵漢路北上，爲國效勞。

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檢閱紅軍

並參觀演習

（同盟社十二日莫斯科電）遠東形勢嚴重化，蘇聯紅軍發動爲世界注目。蘇聯國防人民委員伏羅西洛夫將軍，十一日偕其幕僚參觀莫斯科軍管區紅軍之演習，並檢閱軍隊。

租界區內流彈增多

（本埠訊）十二日午後，「露春林摩」號，「江靜」號，「一號」及「新北京」輪船，載運難民輪船。午後十二時廿分，有高射砲彈一枚，墮於愛園，但未爆炸。近三時許，有華軍砲隊一隊向逸園路及密勒路附近開砲，有一顆落於江中爆炸，適當日本領事館之前。二時三刻至三時五十分間，虹口區內至少有十一彈爆裂。十二日至十三[illegible]

楊樹浦虹江碼頭日軍

猛轟市中心區

華軍扼守南泗塘陣地

（本報特訊）淞滬戰事，自昨日日軍在楊行月浦南方，施行空前猛攻後，昨晚迄今，在該綫一帶之戰事，已較沉寂。惟楊樹浦方面以迄虹江碼頭一綫之日軍，突然大爲活躍。昨晚十時以後，正利用其優勢之戰具，向華軍陣地，大施衝擊。該處浦面之日艦十餘艘，亦以巨量砲火，向華軍後方盡力轟射。日方重轟炸機十餘架，亦正出其全力，向華軍陣地，作空前未有之炸擊。惟華軍前方部隊，在此日軍全力攻擊之下，始終浴血苦戰，曾不稍挫。目下該處各地，激戰正在進行中。引翔港遠東跑馬場一帶，多處已發生大火。觀察日方目的，係欲沿襲進攻楊行月浦之故技，將華軍陣地，儘量摧毀，然後迫使退却。俾使該綫日軍，可以向北拓展，與蘊藻浜張華浜方面獲得連絡。且可乘機進窺市中心區，挽救彼方楊樹浦一綫之危局。更則可使虹口日軍，東至浦江，北至吳淞寶山，西迄羅店，完成一接近江濱之大陣地。但依據目下情形，月浦楊行之日軍，迄今尚未能與羅店以北之被圍日軍，取得聯絡。虹江碼頭至張華浜蘊藻浜綫之日軍，亦被華方大軍，在南泗塘方面憑險扼守，無從聯繫。

本報戰地記者浦東視察記

（本報特訊）在閘北虹口楊樹浦以至虹江碼頭吳淞等處之日陸軍陣地，以及黃浦江中之大批日艦，近數日來，以受華軍在浦東方面大砲威脅，其痛苦實難想像。故連日大隊日軍飛機，更番至浦東方面偵察者，每在十餘架以上。昨日上午，大美晚報記者亦曾前往浦東，一以視察當地市廛之情形，一以訪問浦東一綫指揮作戰之華軍長官。大美晚報記者係於昨日上午九時由滬前往。

數經曲折，始得渡登浦東岸上。其時，日軍水上重轟炸機一架，正在老白渡大阪碼頭方面，作低飛之偵察。約經一週，則至南市關橋一帶，作低空之盤翔。該機飛駛極低，有時且作傾斜姿勢，記者以爲必將投彈，但祇颯颯數響，僅係機槍掃射之聲。該機亦即疾行東駛，往來於浦東董家渡一帶，其時記者業已捨舟登陸，在某處滙邊東行。詎空中日機，忽有大隊駛來，初則一架，繼則三架，後又四架，密如蜻蜓之陣，在空中盤旋飛舞，且其低度，低離地面十餘尺，若持長竿，可以掠及。機中人歷歷可辨。此際記者身臨危局，前進既屬未能，後退更覺不可。於徬徨歧途之時，祇得伏處草叢，靜待天命。明知相距極邇，掩護殊無所用，但處此危機，亦祇有此一着，聊以自慰。回憶某日在大場方面，被日機追逐之危險情形，猶可設法躲藏者，情形更不相同。記者此時，竭力鎮定，一機既去，即刻前行，另機又來，再行伏地。以半里許之地面，行一小時之時間。此中況味，亦可想象矣。其時當地人民，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大都遁藏室內，街道既無行人，殊如入無人之境。[illegible]之日空軍，則被到處飛行，防地帶之炎威，亦可謂盡其能事矣！綜計日機在浦東沿江各地低飛盤桓在三小時之久，時已中午，大部始漸離去，祇餘一架，猶若留戀往返。

已爲日機日艦之中心目標，受災之重，不可想象。該處根本並無駐軍，日方竟濫加轟擊，徒苦中國之善良民衆，思之誠堪浩嘆！綜計昨日之行，前後凡歷八小時，始克返滬，歷盡艱辛，亦皆日機所賜者也。

▲記者與營長把晤▼

記者亦因威脅既減，續向預定地點行進，經過相當時間，始與駐軍之某旅某營營長張光少校，互相把晤。張營長係浙人，爲一青年軍官，談吐彬彬，絕無武人氣味。與談數日來之作戰經過，據云：該營自奉命開駐浦東以來，前後與日方軍艦往復炮戰，已歷多日。其所給予日方海陸兩方之威脅，可謂相當嚴重，當前數日中午，日方以鉅量炮彈，向浦東各地攻擊時，彼等亦即予以還擊。當即擊中日領事館三砲，日本郵船會社碼頭以及日方在該處之公用碼頭巡艦，亦被擊中，相當受損。當時本欲繼續攻擊日領署門前之大批軍用卡車，但適因炮口須加整理，故即略作停擊，但在此時，該項軍用卡車，竟被逃去，未能予以鉅創，未免憾事！

▲日機偵華軍砲位▼

張營長又談自作戰以來，日方飛機，在浦東各處，不斷偵察華軍砲位。在本月五日以前，絕未有所發現。旋內某報將炮位陣地之攝影，予以披露，並加說明，致五日以後，所有浦東各地之竹林所在地，均爲日機轟炸目標，多處民房，夷爲平地。但華軍砲位，始終未被查獲。某日晚間，正當隔江戰鬥正劇之時，日機六架，忽在某處陣地之上空，集結不去，當時投下巨彈三枚，同時浦江日艦，藉飛機通訊之便，其炮位亦向該處密集猛攻廿餘炮。士兵三名，陷於泥中。詰旦往視，而被壓之三士兵，以爲必遭慘死者，亦竟伏處空隙之內，祇受微傷。此眞出人意料之事。

▲日機炸浦東中學▼

張營長旋又談及日軍之浪費子彈，其數目極爲可觀，即如日艦之高射炮彈，而論最低限度每顆須達千元，最小者亦在數十元之間，以此類推，其他更可想象。記者與張營長談話在一小時以上，始與歡然握別。沿途詢問民衆，則知連日各處，被日機轟炸者，無日無之。六里橋浦東中學，亦被轟炸目標，前後已投數彈，三里橋方面，及許巷等處，前日亦遭慘劫，姚家宅泥醬廠等地，則

日夜間，西區及浦江中，仍安靜。北站附近偶有砲火，十二日夜九時及十一日晨五時，中央造幣廠後方華軍陣地，曾受猛烈砲火。晚九時，普陀路區有流彈。晚七時廿三分至廿九分，七時五十二分至五十八分，及十一時念六分至卅五分之間，租界上空均有飛機經過。曾受高射砲射擊。七時卅五分，北西蘇州路近阿拉白司脫路處有一華人爲流彈擊傷頭部，惟傷勢甚輕。十三日晨六至八時，日機在浦東日本郵船會社碼頭以南一英里處轟炸，太古輪「山東」號八時抵滬，檢林路區以北有數處起火，嘉興路捕房以北四分之一英里處大火，八至十時，自嘉興路捕房以北約一英里處至引翔港以北，約半英里處一帶，均已起火，在燃燒中，楊行附近亦有大火。日機在浦東開漂藏務局碼頭以南半英里處投彈。江灣西北（嶺南山莊附近）有猛烈砲火。九時十二分，愛文義路卡德路口有一華人，爲流彈所傷。

日機在閘北散下引火物

（中央社）今晨六時起，日機在南市，龍華等處窺察，初僅兩架，旋增至六架，忽分忽合，未投彈，僅在各處用機關槍向下掃射，幸未傷人。另在閘北共和路一帶，由飛機上悄然散下硫磺，及其他引火物，以致火勢蔓延，不可收拾，日機之無端縱火，蓄意殘酷，其陰計險深，層出不窮，實屬可恥云。

（本埠訊）一二日吳淞方面，砲戰甚劇。北站大通路寶通路及寶山路一帶，砲火猛烈。十二日有多處起火，時間及地點如下：（一）晨八至九時，北四川路靶子路口大火。（二）同時，楊行西南約三英里處起火。（三）九至十時，有數村落起火。（四）同時，距檢林路以北半英里有三處起火。（五）北至十一時，虹江碼頭以西四分之一英里處大火。（六）正午至午後一時，麥勒生路對面四百碼處起火。（七）同時，廣治卿路楊西北華界內大火，延燒甚速。（八）下午三至四時，楊行附近

（本埠訊）十二日上午，日機在下列各處投彈：（一）虹口靶子場東北一英里處。（二）市中心區。（三）浦東其昌棧以南半英里處。近正午時，有日機兩架在北站附近飛行，經華軍以機關槍及高射砲攻擊。

日機以機槍掃南市居民

（本埠訊）今晨六時三十分，日機兩小隊，在南市大南碼頭一帶低飛，盤旋偵察，旋忽機槍齊發，向無辜市民掃射達十五分鐘始止。當時拍拍槍聲震動全市，沿途市民紛紛躲避。

五十小時未聞砲聲

浦東全線無戰事

日方僅用飛機擲彈轟炸示威

入晚則有武裝汽艇遊弋浦面

（浦東訊）日軍二度侵襲浦東失敗後，全線已在無戰事之狀態中。浦江日艦，迭經華方陸空兩軍，予以重創，自顧不暇，早呈狼狽惶急之狀；且懾於浦東砲軍標的準確，故未敢再行開砲轟擊，以避目標。目下中日兩方，已五十小時未聞砲聲，昨日午後，日方僅用飛機數架，飛至浦東某某各地擲彈轟炸，以爲示威；入晚則有武裝汽艇，游弋於楊樹浦與虹口一帶浦面，始終未敢靠近浦東岸線，以避華軍射擊。今日上午，復有飛機三四架，在浦東上空偵察，飛度亦較昨日爲高云。

王師長敬久力疾指揮作戰

（中央社）此間關係方面頃接前方之報告：王師長敬久近患瘧疾，惟仍力疾指揮作戰。該綫十二日無激戰，絕無變化云。

外籍軍事專家談日軍戰略

盛讚華軍英勇

（本報特訊）據今晨從前綫觀戰返滬之某外籍軍事家語大美晚報記者，謂：日軍計劃，能得實現，亦不能若一二八滬戰時之追合閘北華軍，全部後退。良以此次華軍作戰，其精神已大非昔比。且其一月來作戰之情形，果操強敵，已使日軍氣餒，大爲制奪。且日方損失之鉅，尤斷想像。且如果日軍再事前進，則實爲一種絕爆冒險之行動。蓋吳淞實由月浦以及市中心區一帶，地迴江邊，爲日方軍艦砲火所及之處。華軍陣地，受其威脅，若令過此一綫，則日方陸軍，將失却其海軍炮力之掩護，而步兵接戰，中日兩軍之精神，華軍之神勇實較日軍超出倍蓰。故日下日軍，雖能在江濱若干處，稍得立足，但與全局勝負，絕無關係。無況軍事上之優勢仍爲華軍所佔耶？該外籍軍事專家又謂：就一月來中日軍事之行動觀之，華方大軍，在淞滬江濱，抗擊優勢之日本海陸空三方之夾擊，迄今一月，其功績實出人意表。蓋淞滬江濱，無險可守，此爲人盡皆知，乃今不然，華方軍隊，明知日軍必須登陸，而事前累予痛擊，使其元氣大耗，遷延時日，待其既經登陸，則又堅阻其各綫之聯絡，且又分頭痛擊，使日方感覺手足無措之苦。此皆中華健兒以血肉抵抗彈炮火之精神，求之並世，不可多得。該軍事家言竟，猶嘖嘖稱道華軍不置。

吳淞羅店楊行今晨均較沉寂

（本報特訊）楊行，月浦之線，華軍因戰略關係，已於前日起自動後移，此爲華軍當局預定之作戰策略，故與戰局得失，絕不相關。目前日軍雖已突破華軍前線陣地之一點，但其損失之慘重，實亦滬戰以還空前所未有。況月浦迤南，以迄楊行西北之華軍陣線，仍與羅店東北原有之陣地，保持密切之聯絡，日軍貫通淞滬全線之計劃，迄未完全實現。刻下楊行日軍，因曾迭遭華軍猛烈之反攻，損失奇重，亟待補充，昨晚並未進攻。華軍方面則以搜索方法，整理新陣地，預備反攻。迄今晨止，該線仍保持沉寂，未有激戰。

（本報特訊）羅店日軍仍在華軍三面包圍之中，昨日下午，曾以小組遊擊隊，分路襲擊，均經華軍擊退，除擒獲俘虜多名外，其小隊長井川，當被擊斃。事後檢查屍身，搜獲日記一册，探悉：羅店日軍爲久留米第十二師團所屬精銳部隊，今已傷亡過半云。

（本報特訊）吳淞日軍，迄仍盤據北泗塘一帶，未有進展突圍。連日屢圖，均以迭遭華軍猛烈之抗拒，而未得一逞。昨晚集結江面之大隊日艦，又集中砲火，向華軍陣地，猛轟不已。同時日步軍二千，在日艦猛烈炮火掩護之下，向南泗塘華軍前綫，挺進，企圖突出重圍，該處華軍沉着應戰，從容不迫，伺日軍進抵相當地點之際，一聲號令，突由壕內躍出，喊殺連天，蜂擁而前，日軍當之披靡，紛紛潰退，損失極鉅。華軍刻仍固守南泗塘之線，該處陣地毫未動搖。

蜀腴川菜館

於九月十五日照常營業 地址小花園廣西路 電話九三三五五一四

大美晚報 TA MEI WAN PAO

社址　上海愛多亞路十九號
電話　編輯部　八〇一〇四
　　　營業部　八〇一〇五
電報掛號　八四〇八
發行人　C. V. Starr（史帶）

夜談

呼風喚雨

旭

在日本軍隊裏發現了虎列拉的傳播，日本軍事發言人對外國記者說是因為中國用病菌彈的原故。

其實租界方面也發現了虎列拉，可是外人的解說使大大不同。現在聽說日本又被颶風襲擊，毀損了不少的財產和生命。實際上這颶風是由中國海方面去的，或許他們那近衛首相又會對世界發表：謂中國能夠呼風喚雨，有意予日本以中傷。咳！可憐的矮奴呵！中國並沒有那樣神秘呀！

潮汐漲落與砲位角度

▲留意！不要于無意中資敵

別下

在秋季七八月（陰曆）之交，海洋的潮汐，例有極頂點的高漲，那是必然的事實。可是，潮汐的漲落，不僅與航運有關，對于軍事上，同樣有着很密切的利害關係。不是嗎？最近敵人利用着浦江的大潮，向各處偷渡登陸，這還不是極顯見而極普通利用潮汐的一個事實。同時，潮汐的漲落，還與敵艦上炮位發射的準度，有着更密切的關係。在同樣射程，角度的砲位，陸地上與兵艦上，便顯着落點的準確互異。所以，陸地上的砲手，對他所要轟射的目標物，祇須測量距離，和描準角度以後，準備手續便告完畢，此後僅須進行他發射的任務，而艦上的砲手，同時還須測算着潮汐漲落的度數，而且必須求得準確的數字，方可描準角度，作準確之發射；此外，如在密集發射的時候，還須預測着以後幾小時的潮汐或漲或落的尺度，以便隨時轉動砲位的角度，作準確之命中。

測量潮汐漲落的數字，必須有着精密的器械；而在艦船上用械測得的數字，決不及陸上測得的來得準確，那也是必然的事實；因為任何精密的器械，放在流動性的艦船上，和固定的陸地，至少有着極微的差度。但是，砲位的角度，就不能容有這極微的差度的，這就是角度上差之毫釐，而其標的就差以千里了。這是滬戰開始以來，敵艦炮火不及我軍準確的原因之一。

上海的潮汐的預測，要算浚浦局的最準確了。因為，那裏有着世界上最精密的器械設備着，以指示上海港船隻航行標的。

在敵人的艦隊上，當然也有着測量潮汐的設備，或許可以說是相當的精密的；但是，我們可以斷然決定他沒有浚浦局的精密，同時，我們也可斷定他們是很需要獲得浚浦局的預測潮汐漲落的報告，以參合他們自已測得的結果，作砲轟我軍陣地的要建築物的準確性的準確。所以，在此軍事期間，浚浦局潮汐的報告，有着縝密的必要。

我們不能不責備負採訪責任的通訊社記者，和報館編輯的疏忽，近日報上均有着詳密潮汐預告的新聞；這雖是一樁極細微的事，但是背後是含着相當嚴重性的，這正是敵人所得不到的好材料，而我們是不知不覺的把它資敵了。我覺得在海岸線被敵封鎖，航運瀕告斷絕的時候，更不需要潮汐漲落的預告，尤其不需要詳細數字的報告；專門供給天氣晴雨和潮汐漲落新聞的通訊社，更須深切的負着這不要資敵的責任。

（陳雪生作）

悲壯的兩幕

龍鳶

到前線去，隨處可碰到可親的戰士們，只要你有空的話，講吧！隨便那一位弟兄，都能很興奮的告訴你他們一幕幕不相同的抗戰故事！這裏面，有着不少悲壯刺激的事蹟！

戰士們的談吐，雖然有點「粗俗」，都是忠誠，卻生動，而且自然的。

我歡喜同他們談天，他們也高興把他們的情形告訴我。下面是許多談話中的兩段：

六只鋼盔

一個月明星稀的夜裏，我們車上載了一位戰士，和他緊帶在身的六只鋼盔，土黃色，圓圓的，我認得那敵人戴的！這六只鋼盔，有一段光榮史；那位同志指手畫腳說給我聽：

「我們駐守在楊樹浦那一天，戰事似乎平靜了一些。一位同伴掛了彩，我攙扶着他，希望找一個空房休息一下，弄點水喝。當我們由一條巷子走到華德路的時候，突然發現對面路口上防禦物後，[illegible]六個[illegible]，守着一架機關槍，我們已經走到他們背後來了，他們並不知覺。

「媽的！一不做，二不休，」一回手，那位受傷的弟兄先丟了一個手榴彈；也是倭鬼該死，守着一堆的六個都躺下了。剩下兩個，拖着槍就跑。這管什麼？我開了幾槍，也都完結啦！哈哈！料不到的……」他嘴角上泛出了一絲微笑來，用手拍了一下大腿，我們也陪着笑了！

「哈！真是巧極了！」受傷的弟兄忘了痛，腿上的血已經透了褲子，終于他「樂」暈了，倒在地上。

「大功是他的，我得把他運到後方去，費了半天勁，才算是找到兩個老百姓，要他們到後方去報信，他們不敢去！結果拆下一塊門板，兩個人抬着，把他扛出去。

「我撕下敵人的符號，槍，彈，都放在他們的門板上，我扛了那架機關槍——他還有這六個鋼帽子。」他拍了拍身旁的六只鋼盔，又哈哈的笑了。

「在後方，×長十分嘉獎，要我把他送到傷兵醫院裏了。現在他已經睡在傷兵醫院裏了。我呢！馬上就把回前線去：——」他默默然的，像在想些什麼，[illegible]的談話[illegible]着的臉容消散下去了。

一枚砲彈

有一個很年輕的戰士，肩頭上中了一槍，我們的車子把他由前方送到醫院，他的神情十分頹喪，眼[illegible]含[illegible]了淚，在[illegible]狠的咒罵着：日本帝國主義，他說他不忍再想起他看到的事，但卻又哽咽着告訴我們：

「一排同伴，跟排長守在張華浜旁邊的一個村子裏，敵人已經上岸了！排長把我們叫在一起說話：

「弟兄們，敵人已經上岸了，我們不能容許他上來殺擄搶掠，使害我們的老百姓……我們應當拚了姓命迎上去！」

我們同着排長向江邊進發；在一個小河浜旁，我們發現了敵人的機關槍彈飛過來，大家臥下去。

十分料不到，『轟！』一聲的一下，一顆砲彈打來，我一翻身，滾到溝裏去，水沒了頭。等我從水裏爬出來的時候，一排弟兄，已經完全陣亡了，我哭了，心裏說不出的難過，眼淚不斷的滴在溼淋淋的衣服上。我爬過去看看排長，他還捏着那隻手槍呢，鮮血不斷的淌着，我又想起他剛剛說的話來。打死的日本兵！」

排長待我好，我想把他的屍首拖到後方去，突然對面又是一聲槍聲，我真急了，『媽的！』一排人，都犧牲了！我拿起槍衝上去，但是不知覺的睡倒了，醒了已經在這兒！

「唉！一排人，剩了我一個！」他反復的說着這句話又嗚嗚的哭了。我們一直安慰着他到醫院。

× × ×

怎樣消滅漢奸

广

滬戰爆發以來，我們從報紙上大天看見有槍決漢奸的記載，但是[illegible]不絕地[illegible]現，漢奸還是源源不斷，[illegible]春風吹又生，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漢奸這樣東西，可以說沒有一個時代沒有的，不過是一於今[illegible]罷了。記得在[illegible]代的末葉，狡猾的日人知道中國的國勢不振，以為有隙可乘，就向我沿海一帶侵略，從浙東溫台侵入，沿岸線，而達蘇境，入長江，援常熟，窺江北；其另一股，溯江而上，深入我富饒各地，沿途擄掠，形同流寇。我從某縣縣志上曾看到一段記載，說其時侵入我某地的股日寇，實際上不滿百人，而為虎作倀的漢奸倒有四五千人，如蟻附羶地來助它們的聲勢，[illegible]叫人痛心；後來[illegible]我們中國幾位名將痛剿了幾陣，總算沒有大患，而漢奸在那個時代的活躍，也可以想見一斑了。

倘漢奸的，我以為只有兩種人；大漢奸多半是知識階級和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它們抱着極大的野心和慾望，[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費心[illegible]來收買這國的匀當。小漢奸則說也可憐，都是一班[illegible]教育，[illegible]民族[illegible]觀念，它們的[illegible]本沒有國家[illegible]，無非是混飯。[illegible]的，[illegible]合起來，大漢奸[illegible]不可救，小漢奸[illegible]倘[illegible]可因[illegible]。[illegible]具知識的人們[illegible]漢奸的。[illegible]有[illegible]當的話[illegible]，[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好的人，[illegible]，即是[illegible]若[illegible]家之[illegible]，中[illegible]之人的人們，是不敢做也不肯做的。

假如我的斷定是不錯的話，那末要消滅它們，不外出「殺」與「教」的兩種方法。大漢奸既有相當的地位，它們在被破獲以後，一定會佈詞狡辯，[illegible]方法來求免一死；但是對於這些大漢奸是萬萬不能寬容的，[illegible]一個大漢奸的手下，往往有無數小漢奸供其奔走，剷除了一個大漢奸，倒[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好[illegible]設[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十[illegible]，抗[illegible]借[illegible]，[illegible]種[illegible]，在[illegible]，漢奸[illegible]去[illegible]，

此外隔絕敵我人民的接觸，如絕對禁止通信，禁止交往等等，也是釜底抽薪消滅漢奸的有效方法。在蘇杭各地拘獲的漢奸，據它們的供述，腹地各縣和敵人接觸的機會不多，所以漢奸也比較少些，這就是一個明證。總而言之，我們如果能夠依照上述的「殺」「教」兩種方法，切實施行下去，漢奸自然會一天一天的少了，這是無疑的。

（陳雪生作）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一個武者的自作自受。

平津脫難記（下）

喆

費了三個鐘頭的嚴密檢查，殺了四個男人，三個女人之後，火車在突突地開駛出站了。我用眼睛望了望我那朋友同他底父親，長出了一口氣，似乎是[illegible]脫了。

車到了天津西站的時候，是第二天的早晨九點鐘。離站台還有十幾丈遠的地方，所有的客人都被強迫着跳下車來，在沙袋滿佈的戰壕裏，跳出幾十個敵人來用槍對着客人們挨次地又開始檢查，[illegible]倘車高，跳下來時[illegible]出好遠，孩子被跌傷頭皮，哭着。

敵人認為形跡可疑的客人，男女一共又捕去了十三個，把他們同她們帶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也許他們或她們從那時就再沒有機會同親友們見面了。

我們三個人還算萬幸，略加盤問後，我們走出站台，雇車到了英租界另外一個親戚家裏。打聽得太古有船，托人買了船票，取道青島，改換火車，昨天才來到上海。

（完）

無題

陳述

（一）
慢火焚心淚不流！一樁將熱血洒神州！
惡魔何事擾兒野，誰肯低頭作馬牛。

（二）
登樓搔首月朦朧，照徹江南殺敵功！
一夜西風秋正好，吳淞江上上泥紅！

（三）
春申江上烽火：一戰爭甸賊膽寒，
讀後驚訝相顧問：中華到處馬占山！

（四）
劍影刀光[illegible]

宿　一月　免費　每月四元五角至十三元　如須三號洋房　西洋青年學校啟

自濁白帶　贈送試服　[illegible]

牙醫　任君明　治療科學化　診費平民化　南京路勞合路口　電話九〇六六三七

招租　本樓內有餘空房五間[illegible]

克倫醫院為非常時期改變診例啟事　[illegible]

通告當戶　[illegible]振茂當　[illegible]源當　[illegible]

博士　應[illegible]法醫師遷移診所　[illegible]

浦東　沈香苑　[illegible]

名菜　大中飯店　[illegible]

大力飯店　包月房間　照打九折　對加一小帳　減收額外　隨客　[illegible]

儂光[illegible]　[illegible]

葉幼[illegible]醫寓　[illegible]

服[illegible]田子震一醫士啟事　[illegible]

唐亮臣　喉　眼　內兒科　[illegible]

梅毒　廣仲良　[illegible]

兒科　傷科專家　吳愛人　吳振家　[illegible]

內婦幼科　沈香圃　[illegible]

兒科專家　朱仲韶啟事　門診上午七時至十時在福建路英租界北福建路老診所　山路巡捕房對面肆華里　十時後仍在英租界北福建路老診所　電話四三二〇二

專收　赤金洋金首飾器皿　公記商行　浙江路老垃圾橋南　電話九〇七九九號

門人　龔小伯小兒專科　[illegible]

戰時齒科

思源醫院　兒科專家　徐思源醫師　虹口華德路[illegible]　照常應診　電話三六七一[illegible]

傷寒瘋痨　女科楊滄然　[illegible]

蔡小香子　香孫女科啟事　[illegible]

國醫　顧頤名啟事　[illegible]

金針專家　李培卿　全出嗣子　陸瘦燕　[illegible]

耳鼻科　[illegible]

內幼專科　姚惠安送診　每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在愛文義路[illegible]　電話八二七七四

兒科　周寰西　內外各症　霞飛醫院　霞飛路呂班路口　電話八五八四九

喉科　馬逢伯長孫　伯孫啟事　[illegible]　（電話九五七一五）

兒科　王贊臣　現寓法租界黃浦灘四號二樓全日應診

國醫傅念慈　優待戰時經濟病家　[illegible]

兒科　耿湘坡子　心柏　臨時診所　法租界杜神父路貝勒路口天祥里十九號

瘰癧專家　朱少雲　[illegible]

內婦兒科　何公度施診　[illegible]

醫　張旭初啟事　[illegible]

嚴又陵施診啟事　[illegible]

虹口廣東　張肯堂醫士　[illegible]

大陸綢布染店　門市客貨　照常營業　[illegible]

潘來蘇　寓英大馬路山西路西（即老鳳祥銀樓對面）　慈豐西里三號　[illegible]

廣肇醫院　女醫生林潔超　[illegible]

橫樓　瞿稱英　全子家麟　醫寓　戈登路海防路口永業坊九號

粵籍女教員待聘　[illegible]